

奇情 · 悬疑 · 推理

# 命案目睹记

● 三毛 主编

● 陈绍鹏 译 ● 华文出版社



阿嘉莎·克莉丝蒂侦探小说丛书

10

3561.4  
2x8  
2.10

● 克莉丝蒂探案丛书 · 10 ●

# 命案目睹记

阿嘉莎·克莉丝蒂 著  
陈绍鹏 译

(台) 三 毛 主编

华 文 出 版 社

1991年·北京

责任编辑：田 耕

封面设计：冯光美

**命案目睹记**

阿嘉莎·克莉丝蒂 著

陈 绍 鹏 译

**三 毛 主编**

华 文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西城区府右街 135 号)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兵器工业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8.5 字数 182 千字

1991 年 2 月第 1 版 1991 年 4 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15,000 册

ISBN7—5075—0060—8 / I · 34 定价：3.70 元

## 内 容 简 介

麦克吉利克蒂太太在去看望老友玛波小姐的途中，意外地目睹了一列火车上发生的凶杀。奇怪的是，几个星期过去了，警方和报界没有一点儿动静，原因是，没有发现尸体，没有任何凶杀的迹象。此事引起了玛波小姐的兴趣，这位耄耋之年的老妇人，把她那仍然年轻的智慧触角，伸向洛塞津别庄。果然，那里又发生了两起命案，事情似乎越来越复杂了。案情的发展出乎警方和所有人的意料，然而一切好象都在玛波小姐的预料之中。

## 编者的话

作为文学中的一个独特品种，仅以它在全世界拥有的无可数计的读者，侦探小说就有资格在世界文学的殿堂中占有一席之地。英国阿嘉莎·克莉丝蒂凭她一生中近百部侦探小说创作而引起世界众多读者和中国读者的注意和研究。

人们普遍认为美国作家爱伦·坡是西方侦探小说的始作俑者，然而侦探小说真正蔚为大观却是在西欧。可以说，从柯南道尔笔下出现了瘦削冷峻的歇洛克·福尔摩斯；从克莉丝蒂笔下出现了长着蛋形脑袋的赫邱里·白罗；从西默农笔下出现了同样叼着烟斗的梅格雷。当然，还有那亦侠亦盗的亚森·罗平；以硬汉派风格出现的詹姆士·邦……以至这些小说中的主人公不仅成为家喻户晓的人物，风靡一时，甚至使众多的读者着了迷。

不能不承认这是侦探小说的成功。尽管人们把它列入通俗文学一类，它仍然拥有今天的读者。尽管柯南道尔、克莉丝蒂已经成为逝者，但他们仍然活在他们的作品中而周游世界，和广大读者见面。

克莉丝蒂善于用曲折的情节、奇特的悬念，出人意料的结局来调动读者的兴趣，并以她优美流畅的文笔，幽默简洁的对话，尤其是那巧妙地流溢在紧张破案中的女性的柔情而独占胜场。读他的作品，是一种消遣，是一种享受，或许对提高您的逻辑思维和判断能力也将有所助益。因此，我们愿

意在这里系列地把阿嘉莎·克莉丝蒂的作品介绍给您，使您能够继续乘着“东方快车”，沿着“尼罗河”畔去进行一次扣人心弦的旅行。

这套丛书，是我社与台湾出版业合作与交流的项目之一，此次出版，除在书中增加编者的话和重要人物介绍外，基本以台湾著名女作家三毛选编的原貌呈献给大陆读者，希望您能喜欢。

## 出版缘起

三 毛

我热爱阿嘉莎·克莉丝蒂 (Agatha Christie) 所有的作品及她个人传奇性的一生。

直到现在，她所创作的一系列奇情故事，仍是除了圣经之外在世上印销最多的书籍。

当阿嘉莎的著作之一“东方快车谋杀案”被拍摄成电影在英国首映时，英女王伊莉莎白请问她：“您的作品我大半都看过，只是这一部的结局却是忘了，能否请您告诉我凶手究竟是谁呢？”

阿嘉莎回答说：“不巧我也忘了呢？”

有关她作品的曲折情节、悬疑布局和出人意外的结尾，正如阿嘉莎自己所表明态度一样，贵如女王，亦是不能事先透露一丝一毫的，不然便失去故事的症结所在及精华了。

阿嘉莎的作品，每一部都是今日世纪的迷宫，无论男女老少，一旦进入她的世界，必然无法抗拒的被那份巨大而神秘的力量所牵引，在里面做上千场以上华丽辉煌的迷藏，乐而忘返。

我极乐意将这位伟大奇情作家的全套书籍介绍到中国来，这位风靡了全世界数十年的杰出女性，在任何地方都已得到了一致的欣赏、崇拜与最高的尊敬，而在中国，她的作

品迟迟没有出版，实是爱书人极大的损失与遗憾。以出版令人著迷的金庸武侠小说，倪匡科幻小说、诺贝尔文学奖全集及一系列经典名著驰名的远景出版公司有计划地出版阿嘉莎·克莉丝蒂小说全集，正好弥补了这项缺憾，也是中国出版界的一件盛事。

有关这一系列令人目眩神迷奇书的灿烂与美丽，在于读者亲身的投入和参与，太多文字的介绍，便失去它隐藏著的玄机了。

一九八二年三月十日



## 主要人物

珍·玛波小姐——一个热心的老淑女。

爱思白·麦克吉利克蒂太太——玛波小姐的老友。

露西·爱斯伯罗小姐——年轻的家务管理工作。

路德·克瑞肯索普——洛塞津别庄的主人。

爱玛小姐——克瑞肯索普先生的女儿。

塞缪克——克瑞肯索普先生的次子。

哈乐德——克瑞肯索普先生的三子。

阿佛列——克瑞肯索普先生的四子。

布莱恩·伊斯特利——克瑞肯索普先生的女婿。

亚历山大·伊斯特利——布莱恩的儿子，克瑞肯索普先生的外孙。

斯妥达·威斯特——亚历山大的同学。

坤坡——医生。

温邦——律师。

培根——警察局的督察。

克瑞达克——伦敦警察厅刑事部督察。

玛婷——已故爱德蒙·克瑞肯索普的爱人，斯妥达·威斯特的母亲。

# 1

在月台上，麦克吉利克蒂太太跟着那个替她担箱子的脚夫气喘吁吁地走着。她这人又矮又胖；那个脚夫很高，从容不迫，大踏步，只顾往前走。不但如此，麦克吉利克蒂太太还有大包小包的东西，非常累赘。那是一整天采购的圣诞礼物。因此，他们两个人的竞走速度是非常悬殊的。那个脚夫在月台尽头转弯的时候，麦克吉利克蒂太太仍在月台上一直往前赶呢。

当时第一号月台上的人不挤，本来没什么不对。因为，有一班火车刚开出站；但是，在月台那一边那块没划定特别用途的地方，乱哄哄的人，匆匆忙忙的，有的由下一层上来，有的往下面去，同时在好几个方向转来转去；行李存放室，饮茶室，询问处，指示牌，和进站与出站两个通往外面的出口。

麦克吉利克蒂太太带着大包小包东西东碰西碰的，终于来到第三号月台的入口处。她把一个包包放到脚边，同时在手提袋里找车票。这样才能通过门口那个严厉的穿制服的查票员检查。

就在那个时候，她突然听到头上响出的广播声音，沙哑但是很文雅。

“停在第三号月台的车子，”那声音告诉她。“四点五十四分开往布瑞汉顿，米彻斯特，魏佛顿，卡维尔交叉站，罗克斯特，及通往恰德茅茨各站。往布瑞汉顿与米彻斯特的旅客请搭后面的车厢。往凡奎的旅客请在罗克斯特换车。”于是，卡嗒一声播音机关上了。然后，又开始喊话，宣布四点三十

五分那班由伯明罕和乌佛汉顿开来的车已经到站。

麦克吉利克蒂太太找到车票给查票员。那个人剪了票，低声说，“在右边，后面一部分。”

麦克吉利克蒂太太慢慢在月台上走过去，找到她的脚夫。他正在三等车厢的门口凝视着天空，很无聊的样子。

“在这里，太太。”

“我乘的是头等车。”麦克吉利克蒂太太说。

“你方才没说。”脚夫抱怨说。他的眼睛轻蔑地扫视她穿的那件男装似的椒盐色苏格兰呢外套。

麦克吉利克蒂太太那样说过以后，就不去和他争论这一点。她已经难受得喘不过气来。

那脚夫把箱子再提起来，迈着大步走过去，把麦克吉利克蒂太太安顿在那个冷清清的华丽车厢里。四点五十四分这一趟车没有很多人光顾。因为头等车的顾客比较喜欢乘更快的晨间特别快车，或者六点四十分的那班有餐车的车子。麦克吉利克蒂太太把小费递给脚夫。那人接到后很失望的样子，显然是认为这数目不适合头等车旅客的身份，只适合三等车旅客身份。麦克吉利克蒂太太由北部来，一夜旅途劳累，再加上很兴奋地采购一天，本来准备破费一下，让自己旅途上舒服些。但是，她给小费从来不浪费。

麦克吉利克蒂太太叹了一口气，将身子往后一靠，靠到丝绒椅垫上，然后打开一本杂志。五分钟后，汽笛一响，车子开动了。那本杂志由麦克吉利克蒂手中滑落下来，她的头往侧面一倒，三分钟以后便睡着了。她睡了三十五分钟，精神已经恢复。她的帽子已经睡歪，现在她把它扶正，然后坐起来向窗外了望飞驰而过的乡野景物。现在天已经很暗。阴

沉的十二月天——只有五天就是圣诞节了。伦敦前几天的天气暗淡阴沉，现在乡下也是一样。不过，当车子由一些小城和车站疾驰而过时，那些不断闪耀着的一簇簇灯光偶尔会使人愉快些。

“现在供应最后一次茶点。”一个列车服务员突然象一个幽灵一样打开走廊的门说。麦克吉利克蒂太太已经在一个大的百货公司吃过茶点，现在还饱饱的。于是那个服务员便顺着走廊走下去，一路用那种单调的声音报告着。麦克吉利克蒂太太很高兴地瞧瞧架子上安放着一包包东西。那些面巾买得很上算，而且正是玛格丽特需要的。为罗比买的太空枪，和为珍买的兔子也很令人满意。她替自己买的那件晚间穿的紧身上衣正是她需要的，暖和，但是很时髦。

她很满意地把眼光转到窗外。这时候旁边有一班车向相反方向驰过，同时汽笛发出尖锐的叫声，因此车窗震得咕咚咕咚响，也使她的身子猛然跳动一下。在几个地点，车子发出卡嗒卡嗒的声音，后来又经过一个车站。

后来，车子突然慢了下来，大概是依照一个信号这样做。这样向前爬了几分钟，然后停下来。不久，又开始向前移动。另外一班上行车经过他们，不过不象第一班车那样猛。车子现在增加速度了。在这个时候，另外一班车，也是上行车，突然往里转，朝他们这边来，一时产生了几乎很惊人的效果。有一段时间，这两班车平行前进，忽而这一辆快一些，忽而那一辆快些。麦克吉利克蒂太太由她们的窗口可以看到那些平行的车窗里面。那边的窗帘大多是关上的。但是，偶尔可以看到车里的人。另外那辆车上的乘客不多，有许多空的车厢。

当两辆车给人一种幻觉，仿佛不动的样子时，就在这一刹那之间，那边一个车厢帘唰的一声忽然开了。麦克吉利在蒂太太往仅仅几尺之外那个有灯光的车厢里一看。

然后，她目瞪口呆的吸了一口气，几乎站了起来。

她看到一个男人背着窗子，也背着她，站在那里。他的双手勒住对面一个女人的脖子。他正在慢慢的、毫不留情地勒死她。她的眼珠已经由眼眶鼓出来；她的脸孔充血，变成紫色。当麦克吉利克蒂太太，看得发呆的时候，一切都完了。那女人的身体已经软瘫瘫的，在他的手中崩溃了。

同时，麦克吉利克蒂太太的车子又慢下来；另外那辆车增加了速度。那辆车疾驰过去，一两分钟后就看不见了。

麦克吉利克蒂太太几乎自动地伸手拉装在上方的警铃线，然后又迟疑起来。拉她自己车上的警铃究竟有什么用？她在那样近的地方看到的恐怖景象使她吓呆了。现在必须立刻采取行动——可是怎么办？

她这一个小隔间的门拉开了。一个收票员说，“请把票拿出来。”

麦克吉利克蒂太太，猛然转过身对他说：

“一个女人刚刚给人勒死了。在那辆刚刚过去的火车里。我看见的。”

收票员怀疑地望望她。

“你说什么？太太？”

“一个男人扼死一个女人！在火车里！我看见的——由那里。”她指指窗户。

那收票员露出非常怀疑的样子。

“勒死了？”他不相信地说。

“对了，勒死了。我见的，我告诉你。你得马上想个办法呀！”

收票员抱歉地咳了一声。

“太太，你不觉得也许是你打了一个瞌睡——嗯——”他圆滑地停了下来。

“我打了一个瞌睡。但是，你如果以为那是一个梦，你就完全错了。我告诉你，我见的。”

那收票员往下一看，一眼看到座位上放着一本打开的杂志。露在外面的那一页上面有一个女孩的脖子给人勒住，快要勒死了。同时，另外一个男子正用枪瞄准他们。

他颇具说服力地说：“现在，太太，你想是不是你正在看一篇很刺激的小说，不知不觉睡着了。后来醒的时候，印象搞乱了——”

麦克吉利克蒂太太打断他的话。

“我见的。”她说，“当时我象你现在一样的清醒。我向窗子外望到旁边一辆车窗里的情形。一个男人正勒住一个女孩的脖子，快到勒死她了。现在我要知道的就是：你们打算怎么办？”

“这个——太太——”

“我想，你是准备想办法的，是不是？”

“我们刚好再过七分钟就到布瑞汉顿。我会把你告诉我的话报告给他们。你说的那辆车是往那个方向开的？”

“当然是这个方向。你总不会想，假若一辆车飞快的朝另一个方向开的时候，我能够看到那一切情形吧？”

那收票员望望麦克吉利克蒂太太，仿佛以为她可以想象到她看到任何地方，任何一件事。但是，他仍很客气。

“太太，你可以信赖我。”他说，“我会把你所说的话报告给他们。也许我得把你的姓名和住址记下来，只是准备万一——”

麦克吉利克蒂太太把以后这几天她会停留的地址，和她苏格兰的永久地址告诉他。他都记下来，然后就告辞。看他那副神气，仿佛是已经尽了他的责任，并且圆满的应付了一个令人厌烦的旅客。

麦克吉利克蒂太太仍皱着眉头，模模糊糊地感觉到不满意。那收票员会把她的话报告上级吗？或者，他也许只是安慰她。她模模糊糊地想，常有一些老年人到各处旅行，他们相信自己揭发了某些阴谋，或者有给人害死的危险，或者看到飞碟和秘密的太空船。他们往往报告一些根本不曾发生的谋杀案。假若那收票员以为她就是这样，而不予理会呢……

现在车走得慢了，经过了几个转辙路闸，在一个灯火辉煌的大镇穿过。

麦克吉利克蒂太太把手提袋打开，取出一张盖过“收讫”戳子的帐单——她能找到的纸片只有这个——用原子笔在背后写了几句话，然后放进碰巧手边有的一个四方信封，粘好，然后再在上面写几个字。

车子停在一个拥挤的月台边。那种寻常的、到处都会听到的播音声，抑扬顿挫地报告：

“到达第一号月台的车五点三十八分开往米彻斯特、魏佛顿、罗克斯特，及恰德茅茨各站。到贝星市场的旅客请在第三号月台搭那里等候的车。第一号侧线月台专供往卡伯瑞的车停车之用。”

麦克吉利克蒂太太急切地顺着月台往下望。那么多旅

客，但是只有那么少的脚夫。啊，那里有一个！她便很有威严地叫他。

“脚夫！请你马上把这个送到站长室。”

她把信递给他，同时给他一个先令。

然后，她叹了口气，往椅背上靠过去。好了，她已经尽力了。她的心里念念不忘地想着那一个先令，感到片刻的懊悔。其实六辨士就足够……

她现在又回想到目睹的那个情景。可怕，非常可怕。她是一个神经很强的女人。但是，一想起那件事就浑身发抖。爱思白·麦克吉利克蒂！她遇到了多么奇怪、多么怪的事！假若不是那辆车上的窗帘碰巧打开了……但是，那，那当然是天意。

上天注定了要她——爱思白·麦克吉利克蒂——成为那个命案的见证。她坚强地绷着嘴。

叫喊声、汽笛声，和砰的一声关上门的声音。五点三十八分的车慢慢地开出布瑞汉顿车站。一小时零五分之后，便停在米彻斯特。

麦克吉利克蒂太太把她的大包小包和手提箱拿起来，走下车来。她向月台的两边望望。她又想到以前想过的：脚夫不够。象这样的脚夫似乎都在忙着搬邮件袋，推行李车。如今的旅客似乎永远只能自己提自己的箱子。不过，她可提不动她的箱子，雨伞，和所有的包包。她得等着。不久，她就找到一个脚夫。

“计程车吗？”

“我想，会有车子来接我的。”

米彻斯特车站外面，有一个一直注意出口处的司机走过



来。他带着温和的本地口音说：

“是麦克吉利克蒂太太吗？到圣玛丽牧场吗？”

麦克吉利克蒂太太说她就是。

那司机得到了酬劳，虽然不怎么大方，可是足够了。那辆车载着麦克吉利克蒂太太，她的箱子和大包小包的东西，在夜色笼罩中开走了。那是九哩的路程。麦克吉利克蒂太太笔直地坐在车里，简直不能放松。她渴望着将心里的感觉表达出来。最后，车子驶过那条熟悉的乡村街道，终于停在目的地。麦克吉利克蒂太太走上通到门口的砖砌小路。当房门由一个上年纪的女仆开开的时候，司机把箱子放到门里面。麦克吉利克蒂太太一直穿过前厅。在敞开的起居室门口，女主人正在等着她：一位上了年纪的，纤弱的老太太。

“爱思白！”

“珍！”

她们互相拥吻。麦克吉利克蒂太太并不转弯抹角，突然开门见山地说：

“啊，珍！我刚刚看到一个命案！”